

这真是新闻纪实作品的奇迹！彼得·贝克对布什和切尼的白宫岁月进行了客观公正、深入细致的精彩论述。

——《华尔街日报》

DAYS OF FIRE

《纽约时报》
年度好书

DAYS OF FIRE

Bush and Cheney in the White House



交火的日子

布什和切尼的白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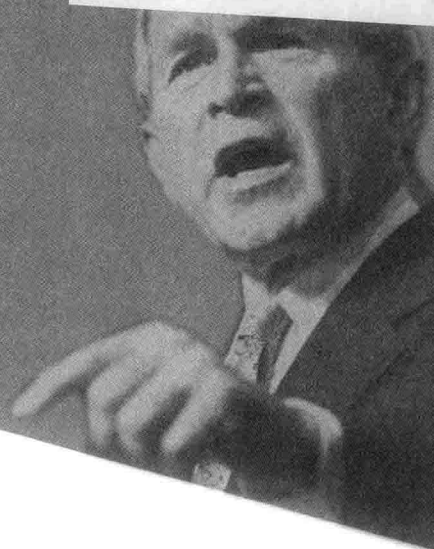


[美] 彼得·贝克(Peter Baker) ◎著 李文远 潘丽君 王文佳 ◎译

《纽约时报》驻白宫首席记者 / 超级畅销书作家彼得·贝克心血力作

S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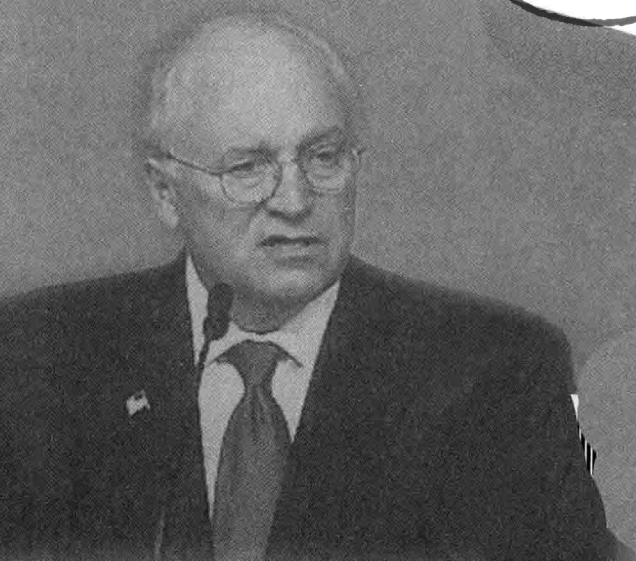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交火的日子 | 布什与切尼的白宫岁月

DAYS OF FIRE

[美] 彼得·贝克 (Peter Baker) ©著
李文远 潘丽君 王文佳 ©译



“iHappy 书友会” 会员申请表

姓 名 (以身份证为准): _____; 性 别: _____;
 年 龄: _____; 职 业: _____;
 手机号码: _____; E-mail: _____;
 邮寄地址: _____; 邮政编码: _____;
 微信账号: _____ (选填)

请严格按上述格式将相关信息发邮件至中资海派“iHappy 书友会”会员服务部。

邮 箱: zzhpHYFW@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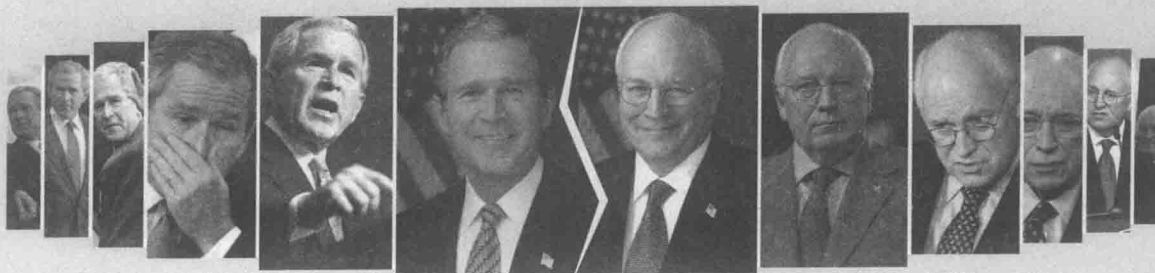
微信联系方式: 请扫描二维码或查找 zzhpspublishing 关注“中资海派图书”



优 惠 订 购	订 阅 人		部 门		单位名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邮 编	
	订 购 书 目					
	付 款 方 式	邮局汇款	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银湖路中国脑库 A 栋四楼 邮编: 518029			
		银行电汇 或 转账	户 名: 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行深圳科苑支行 账 号: 81 5781 4257 1000 1 交行太平洋卡户名: 桂林 卡号: 6014 2836 3110 4770 8			
	附 注	1. 请将订阅单连同汇款单影印件传真或邮寄, 以凭办理。 2. 订阅单请用正楷填写清楚, 以便以最快方式送达。 3. 咨询热线: 0755-25970306转158、168 传 真: 0755-25970309 E-mail: szmiss@126.com				

→ 利用本订购单订购一律享受九折特价优惠。

→ 团购 30 本以上八五折优惠。



DAYSOFFIRE

| 第20章 |

内阁大换血

赢得大选，如愿进入新任期，个人声望与影响力达到巅峰的布什接下来会如何呢？他用行动给出了最佳答案。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被边缘化，鲍威尔一脉更是被连根拔起。与之相反，布什忠诚的副手赖斯登上了国务卿宝座，冈萨雷斯和斯佩林斯也分别成为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如今的内阁终于摆脱了切尼的阴影，布什已大权在握。



安插亲信，掌握实权

漫长的竞选战役终于画上了句号，成功连任的布什总统前往戴维营度假放松，以便更好地思考第二任期内的政治蓝图。好几个月以来，他出入全国各地，进行没完没了的竞选活动，每日每夜做着几乎相同的演讲，到处游说捐助者。如今，他准备好好休息调整一个星期，利用这段时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布什只邀请了康多莉扎·赖斯和安迪·卡德与他一同度假，而没有切尼。记得第一任期时，布什授权切尼负责过渡时期的工作，但这一次他决定亲力亲为。当然，关于政策和人事安排，他还是会与切尼商量，只是不打算像以往一样完全放权。布什已经有些确定的想法，其中不乏切尼认同的；至于那些切尼不认同的，布什认为没必要经他同意。

眼下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整顿国家安全团队。第一任期中，安全团队成员间激烈的派系之争已让布什困扰不已，现在是时候整风了。很早前，科林·鲍威尔曾告诉布什，他打算在大选结束后辞职。布什决定顺水推舟，顺应鲍威尔的心意。他钦佩鲍威尔，但同时也明白后者“并不完全认同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切尼支持布什这一人事调整，鲍威尔是他昔日信任的伙伴，布什第一任期时，还是他举荐了鲍威尔。可是之后，鲍威尔似乎成了内阁中的破坏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向外界透漏内阁分歧；他还以卫道士的形象出现，公然抨击新保守主义强硬派。按副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斯蒂芬·耶茨的话说，在切尼眼中，鲍威尔、理查德·阿米蒂奇

等人俨然是国家安全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反对派。“他们认为有必要干掉右翼那些笨蛋，于是对我们越加针锋相对，”耶茨说，“但我们并没有一套相应的反击策略，来针对左翼分子、国务院或鲍威尔、阿米蒂奇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切尼认为，鲍威尔离任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其实双方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鲍威尔及其团队来说，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已经形成了劳伦斯·威尔克森幕僚长口中所说的“秘密阴谋集团”。他们总是破坏正常程序，以推进激进做法。“鲍威尔真的认为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犯了叛国罪，”一名白宫官员指出，“而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则认为鲍威尔才是卖国贼。”

切尼可能没有意识到，除掉一个对手，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另一个更为强劲的对手。布什任命赖斯代替鲍威尔担任国务卿之职。众所周知，赖斯与鲍威尔不同，她对布什几乎言听计从。她入主国务院，极可能将国务院变成布什政策的传声筒，而非反对总统政策的前沿阵地。加盟内阁后，赖斯不再像之前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那样，单纯以政府公职人员的角色推动政策，而是成为了堪与副总统并驾齐驱的推手。如果切尼事先得知这样的安排，他一定会毫无保留地说出心中疑虑。然而，布什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而是直接宣布了这项任命。“此事他已思虑良久，势在必行。”切尼事后回忆道。

布什和赖斯之间的关系显然比他与其它顾问更亲密。赖斯能以工作伙伴的身份与布什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私下里还可以与布什及第一夫人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甚至在周末与总统一家前往戴维营度假。布什对赖斯百分之百的信任，赖斯也明确表达了自己会全力执行总统政治蓝图的决心。他们亲密无间，以至于有人听到在一次晚宴上，还未结婚的赖斯面对一群华盛顿记者，不小心说错话，把布什唤作“我的丈……”，她意识到口误后立即转移话题。之后，赖斯矢口否认此事，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妥，大部分人也就不下嘀咕几句。布什和赖斯看起来更像是兄妹。“她就像一个孤独的单身女孩。”与赖斯共事的一位白宫高官如是说。在布什第一任期时，有一次吃午饭，赖斯对克莉丝汀·托德·惠特曼说：“过去3年里，我和总统一整天不說話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5天。”正如惠特曼多年后回忆时说的那样：“她没有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总统就是她的全部。”

一个是得州牛仔，一个是斯坦福的俄罗斯研究专家，两人之间的高度默契总让旁人十分困惑。“他（总统）其实对学者是很警惕的，”赖斯手下



的高级情报官员戴维·戈登说，“因为知识分子总会试图向总统证明什么。布什和康多莉扎的关系很有意思，因为康多莉扎就是一名刻板的学者。当然，她也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化无比痴迷。但无论如何，她仍有着学者的严谨。而奇妙的是，她又能与总统维系着极好的关系。”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揣测赖斯对布什的影响。而她对自己的另一位密友说，事实正相反。“人们不明白，”她说，“并不是我在对他施加影响，我只是在内化他的世界。”但是，如果她真的善于引导布什，那么对其他团队成员来说，赖斯就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伟大人物，因为她总是急切地希望消除差异，创造虚无缥缈的团队共识，而非向总统提供不同的方案。

赖斯也没能搞定战争内阁中一些厉害的对手。鲍威尔认为，赖斯会对付拉姆斯菲尔德；而拉姆斯菲尔德却认为，赖斯会干掉鲍威尔。赖斯自己发现，切尼总是越过她，自行其是，比如在《京都条约》和军事委员会等问题上。

“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安全问题决策过程，大家不需要考虑如何去除分歧，达成一个妥协的结论，而是把所有不同选项、不同办法和不同观点汇集起来，让总统最终定夺。”拉姆斯菲尔德后来说道，“这是最健康的运行方式，因为这样人们依然可以相互致意，然后各自干好自己的活。如果大家总是不断拖沓推迟，总是要妥协各种不同意见，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比之前任何一个选项都更糟糕。”

经历了这一切后，赖斯居然成功推卸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责任。“她如此巧妙地保住了声誉，这种手腕真让我震撼，”斯科特·麦克莱伦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她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哪怕这件事在她的直接管辖范围内，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去向、国情咨文‘十六词事件’以及战后规划不够充分等。私下里，她总是补充或者支持布什的想法，而不会挑战或质疑它们。”

为了尽快做出调整，11月5日下午，布什在戴维营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赖斯。“我想让你担任国务卿一职。”他对赖斯说。赖斯表示自己深感荣幸，但最好事先讨论一下。她希望总统不要将这种回应当作批评，她说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修复与盟友的关系”，而且还“重申外交斡旋在外交政策中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她认为总统先前那种从不考虑外界看法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应该在新任期内有所改变。她认为，如今外界对布什的印象，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但这已经造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将会对未来的政策措施造成阻碍。特别是切尼，总是在渲染不必要的怀疑和敌意。赖斯认为，是时候抛开副总统的一些惯常做法，像老布什那样采取更有建树的外交政策了。赖斯并没有公开这么说，但她确实向布什指出了一些可以走的新路子，比如美国可以在解决巴以争端、建立巴勒斯坦国等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布什对此抱有疑虑，不过他同意考虑一下。

赖斯还坚持着一个清晰的信条，她在谈到拉姆斯菲尔德时说：“我不打算花很多精力与唐纳德吵架，我将领导美国外交政策，而我并不需要他的意见。”

布什听后，似乎有些吃惊，但依然表示赞同。

如今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拉姆斯菲尔德是否该走人了？卡德认为是时候了，他敦促布什认真考虑，甚至提供了一份国防部长潜在继任者的名单。布什对此持开放态度，他后来说道：“有时，唐纳德会对军方领导人和我的属下粗鲁无礼，这总是令我难堪。”其实，感到难堪沮丧的人不止总统一人，就连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也会私下向朋友抱怨，自己快疯了。沃尔福威茨说，拉姆斯菲尔德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简直无法无天”！

布什最初考虑的国防部长人选是联邦快递公司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他曾令卡德联系对方，但史密斯因女儿的病情而无心仕途。布什还向詹姆斯·贝克抛出橄榄枝，但后者曾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已经没兴趣第三次担任内阁部长了。布什还认真考虑了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利伯曼是民主党中的鹰派成员，曾于2004年角逐过总统宝座，终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落败。但为了启用利伯曼而将拉姆斯菲尔德赶下台似乎说不过去，布什希望让某个已经准备好的人接棒，而利伯曼不是这个“合适人选”。切尼则强烈反对让其他人取代自己的导师拉姆斯菲尔德，他表示，战时更换国防部长并不明智；他同时指出，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听证会，应该引入一个全新的环节——公共辩论。

布什也打算在其他方面做出改变，一些调整相对容易。在反恐战争问题上，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与白宫多次爆发冲突，已与布什内阁渐行渐远。



他反对布什和切尼升级国家安全局监控程序的决定；坚持只有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才能关押关塔那摩湾的囚犯。阿什克罗夫特曾努力维护被军事法庭判刑的罪犯的权利，认为在“9·11”之前被逮捕的“基地”组织成员萨卡里亚斯·穆萨维，应该在民事法庭接受与劫机事件有关的诉讼。阿什克罗夫特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出局，于是起草了一份辞职信，在大选日当天，特意回避了那些与他发生过冲突的总统顾问，亲自把信交给了布什本人。“他不再信任那些人，不希望那些人帮他转交辞职信，免得背后再被人捅一刀。”阿什克罗夫特的助手马克·克拉洛说道。他们彼此间的敌意是相互的，在布什的助手们看来，阿什克罗夫特是个“没事找事、喜欢卖弄的人”。

布什决定提拔冈萨雷斯为司法部长，并让自己的国内政策顾问，从得克萨斯州开始追随左右的玛格丽特·斯佩林斯接替即将离任的教育部长罗德里克·佩奇。挑选赖斯、冈萨雷斯和斯佩林斯等人担任要职，布什稳稳地将三名最亲密的顾问安插到了内阁中。第二任期内，布什有效掌握了政府实权。

尽管布什已经让赖斯出任国务卿，但他还没通知鲍威尔腾出职位。他的前提假定是鲍威尔会走人，但毕竟还没有打电话询问这位内阁中最具声望的官员是否打算下台。11月10日，星期三，布什思忖再三，决定让卡德打电话通知鲍威尔：星期五之前递交辞职信。

鲍威尔对此并不感意外，只是吃惊于布什的急切。“我还以为，我们起码会先谈谈，”他对卡德说，“坦率地讲，我并不知道你们想让我什么时候离开，因为接下来还有几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所以，你们想让我立即辞职，还是再缓几个月？”

卡德解释说，总统是想把鲍威尔的辞职与其他内阁人事变动放在一起宣布：“我们希望所有即将离任的内阁官员马上提交辞职信，以便同时宣布。”

鲍威尔同意了，但他想知道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也会离任。

卡德回答说，不知道。

“如果我走，那么唐纳德也该走。”鲍威尔最后说。随后，两人挂断了电话。双方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卡德以为鲍威尔的意思是不愿离开。布什则感到“莫名其妙”，他怀疑鲍威尔是因为拉姆斯菲尔德没走人，所以心存怨恨。鲍威尔后来否认说，他并不想逗留超过2个月，只是想等参议院通过对赖斯的任命，然后交接完工作。理解上的分歧，最终产生了不良影响。

卡德打来电话的事，鲍威尔只告诉了妻子以及理查德·阿米蒂奇两人。回家后，他亲手起草辞职信，信件措辞谨慎，以表明辞职完全是出于本人意愿。“正如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他开篇写道，“现在选举已经结束，我认为，是时候辞去国务卿之职，享受家庭生活了。”11月12日，星期五，他将这封辞职信交了上去。

布什依然纠结于自己的国防部长，并为此四处征求他人意见。收到鲍威尔的辞职信后几个小时，总统见到了来访的表兄弟约翰·埃利斯。布什滔滔不绝地向埃利斯讲述了连任竞选中发生的事，然后把他送上了停在白宫门口的车。埃利斯正要离开，布什突然拦住了他。

“你觉得拉姆斯菲尔德怎么样？”他问。

埃利斯毫不犹豫地说：“我认为你应该解雇他。我不知道具体细节，但关于五角大楼的事，我听过不少传闻。如果你炒了他，我是喜闻乐见的。”

“嗯，”布什说，“是时候考虑这个问题了。”

其他人也纷纷献计献策。迈克尔·格尔森大胆提议，值得“做些人事变动”。布什心领神会：“你是指拉姆斯菲尔德？”

格尔森承认了，虽然他没资格对战略问题说三道四，但他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先前的强硬作风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沿用现在的军方领导层，那我们将很难扭转公众对伊拉克问题的印象。”

格尔森知道，布什总是对自己身边的人怀有强烈的忠诚感。于是他安慰总统，在两个任期之间重新调整团队，并不是一种背叛：“任职4年后，有些调整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涉及忠诚问题。”此外，他还主张由利伯曼顶替拉姆斯菲尔德。

又经过了一个周末的深思熟虑，11月15日，星期一，布什正式以书面形式宣布鲍威尔辞职，一同辞职的还有能源、教育、农业等部部长，以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份书面声明中，对鲍威尔的离职与对一般内阁成员一样，没有太多浓墨重彩的渲染。布什也没有公开露面谈论鲍威尔离职之事，而是分三段文字称赞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民公仆之一”。第二天，布什走进罗斯福厅，对着镜头宣布了赖斯的任命状，并提拔赖斯之前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接替她出任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切尼也不在场。



清除遗留问题

“我们还没有赢。”

布什和切尼正在与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交流，恰巧听到理查德·阿米蒂奇在大放厥词。阿米蒂奇将与鲍威尔一起离开，所以他敢于对伊拉克每况愈下的形势直言不讳。

布什大吃一惊：“我们输了吗？”

“暂时没有。”阿米蒂奇说，这并非布什想要的答案。

大选结束后，美国军队重返费卢杰，向那里的逊尼派武装分子发动袭击，这场攻势一直延续到4月。此后，这座城市彻底沦为“基地”组织的天堂。他们储备了充足的武器，以及许多精心设计的诱杀装置和简易炸弹，随时等待着进攻者。据统计，约3 000名伊拉克和国外叛乱分子盘踞在这座废弃的城池中。

11月8日，约1.5万美英联军和伊拉克军队的一支分遣队，发动了代号为“幻影愤怒行动”的第二次费卢杰扫荡战。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中，约90%的平民四下逃离。正如4月那样，此次军事行动也产生了爆炸性的政治反应。占主导的逊尼派政党退出政府，还呼吁抵制即将于明年1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伊拉克总理伊亚德·阿拉维有三个亲戚在巴格达被绑架，对方威胁，如果不立即停止扫荡行动，就将处死人质。在费卢杰，联军遭到激烈抵抗，挨家挨户的扫荡行动持续数周。报道称，2 175名叛乱分子被杀害，这成了伊拉克战争中最血腥的一次军事行动。

暴力还在持续，与此同时，伊拉克正如火如荼地准备选举第一届政府。阿拉维的临时政府任期将满，按计划，选举将于2005年1月30日举行，并同时选出议会，撰写永久性的宪法。接着12月，伊拉克将再次选举，挑选相对成熟的政府，以领导伊拉克进入新时代。

秋去冬来，投票日逐渐临近，华盛顿和巴格达几乎同时就是否推迟选举爆发了辩论。随着美军肃清在费卢杰的逊尼派武装分子，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中，统治伊拉克几十年的逊尼派领导人坚决抵制选举。他们担心，一旦新崛起的什叶派占主导，他们就会被边缘化。布什的一些顾问担心，强行选举会加剧已经被“基地”组织煽动的叛乱。

布什本能地反对改变已经定下的计划，而且他认为屈从于压力将是一

个错误。伊拉克的至尊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拒绝讨论推迟选举的事，什叶派的阿拉维也没有向布什提出推迟要求——推迟投票可能被视为出卖什叶教多数派的行为。12月2日，布什发布了一则消息。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拍照时，有记者问及伊拉克选举，布什说：“选举不应该被推迟，是时候让伊拉克公民投出神圣的一票了。所以，我们坚持在1月30日进行选举。”

对拉姆斯菲尔德的处理，布什也遵循了相同的逻辑。正如他不想迫于压力而改变选举日期，他也不愿因为压力而更换国防部长。他说，五角大楼的不确定性木已成舟，而且他不希望将那些忠于自己的人排挤出去。布什认为，如果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略失败，那也是自己的责任，不能归咎于拉姆斯菲尔德。相反，布什敬佩这位强硬的防长，以及他对华盛顿运作模式的透彻把握。军方通常都认为政治领导层是他们行动的障碍，但布什并不确定其他人能比拉姆斯菲尔德干得更好。第二天，12月3日，布什的助手向外公布了总统的决定。

同一天，他还宣布免去汤姆·里奇国土安全部长之职，由伯纳德·克里克担任。布什希望有个更强硬的人物，来整顿这个试图吞噬22个机构的庞大官僚体系。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打电话给布什，向他推荐了自己曾任警察局局长的朋友克里克。布什对这个举荐十分上心，他曾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废墟中见过克里克，印象深刻。克里克做派强硬、个性鲜明，符合布什的偏好。克里克的母亲是一名妓女，多年前被皮条客杀害。他高中辍学，后来扎起马尾辫、戴着钻石耳环长年担任缉毒组卧底。1993年，克里克作为司机加入朱利安尼的竞选团队，之后他便与朱利安尼越走越近。朱利安尼先是让他担任警务专员，后又提拔他为警察局局长。布什后来还将克里克派往伊拉克，训练当地安全部队。

布什决定让克里克进入内阁，但一直对外保密，他令冈萨雷斯私下调查克里克的背景。没过多久，冈萨雷斯就发现此人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复杂经历——处事离经叛道，不顾伦理；曾被民事起诉，破过产，又迅速崛起，成为一家与国土安全局有业务往来的知名枪支公司董事；在伊拉克时的管理方式也受到不少人指责。最致命的是，克里克结婚时的伴郎在新泽西一家据说有黑手党背景的建筑公司工作，为了签下纽约市的一单大合同，曾贿赂克里克，其中包括价值16.5万美元的公寓装修券。冈萨雷斯与检察总



长确认过这些消息，他用了几个小时才揭遍克里克的老底。但最终，布什还是因为个人偏爱，而忽略了克里克的其他问题。

这是个严重误判。布什宣布克里克任命的一个星期内，美国各大媒体便相继报道了克里克不堪的过去。最后，朱利安尼的公司在调查克里克的财政状况时，发现他没有为家中非法移民的保姆支付社会保障金。克里克后来说，除了保姆的事，媒体报道的其他事白宫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12月10日，烂事干尽的克里克竟是因为一名保姆才下台的。

虽然这件事带来的政治危害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却给白宫敲响了警钟。成功连任伴随着危险，总统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产生了一种傲慢，他认为，哪怕提名一个满身污迹的候选人，参议院也会通过这个任命。私下里，布什对朱利安尼很是气恼。他将朱利安尼视为知己，后者却给他推荐了这么一个问题人物。克里克事件反映出的，并非审查机制的问题，相反，它反映出位于权力巅峰的总统在个人声望和影响力达到极致时，试图藐视问题，令众人唯命是从的骄纵。

在寻找国土安全部长候选人的过程中，布什着实费了不少劲。理查德·阿米蒂奇选择了推托，约瑟夫·利伯曼也拒绝了，利伯曼此前还拒绝担任驻联合国大使一职。最终，布什及其团队成员将目光锁定在迈克尔·切尔托夫身上。切尔托夫曾在布什政府初期担任助理司法部长，后担任联邦上诉法院院长。

完成第一任期后，布什决定奖励三位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12月14日，他在白宫东厅举行了一个奢华的仪式，向乔治·特内特、杰瑞·布雷默和汤米·弗兰克斯授予总统自由奖章。“这三位获奖者代表了致力于公共服务的高尚情操，象征着美利坚所崇尚的良好品格，也昭示着美国给世界带来的积极影响。”布什说完这番话，亲手把奖牌挂上了获奖者的脖子。这一举动震惊整个华盛顿高层。批评者们立刻指出，三位获奖者正好是伊拉克战争三大严重错误的罪魁祸首，他们犯下的错误分别是提供虚假情报、提倡严厉占领、提出增兵而非妥善维稳的战后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举动表明了总统对部下的忠诚，布什肯定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兢兢业业以及为国家事务长期奉献的精神，他不愿责怪他们的错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是一位总统成功连任大权在握后的挑衅行为。任凭其他人去批评吧，他有的是政治资本。或许布什有自己的盘算，

此举也是为了笼络这三位桀骜不驯的关键人物。就在一个星期前,有报道称,特内特签署了一份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著书合同。鉴于特内特对白宫怀恨在心的事实,布什和切尼甚至担心他会在书中大肆抹黑自己。颁奖仪式后不久,特内特就将写书的事暂时搁置了。

3天后,布什开始着手处理第一任期留下的另一个任务。12月17日,他签署法案重组国家情报机关,以此应对两大情报机构积重难返的弊病。该法案进入国会审议通过时,“9·11”调查委员会的领导人托马斯·基恩和李·汉密尔顿请求切尼出手干预。切尼同意了:“尽管你们可能没办法亲眼目睹我当时说的话、做的事,但那的确是我果敢决绝,最具影响力的时刻。”最终的法案将16个情报机构纳入一个国家级情报系统之下,然而由于数十亿情报专用款和官僚控制权早已不受控制,等措施真正实施的时候,管理人选还未找到,权力却已经遭到削弱。而拉姆斯菲尔德的五角大楼控制着大多数情报资源,他们不愿服从管理。“如果内阁部长不能自由支配机构运行支出,又怎么能管理好这个部门呢?”切尼问道。“结果将是一连串麻烦,”立法辩论时,他在一份致布什的备忘录中写道,“因为你和你的继任者们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充当裁判,斟酌衡量,这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能力也将构成风险。”切尼坚持自己的看法,但布什执意整顿,并建立统一的情报部门,不过,他的立场稍有松动,赞成新的情报部门主管无权控制支出费用。

现在的关键,是为这个新职位物色合适人选。实际上,要找的这个人不必太能干。阿米蒂奇已经谢绝了邀约,接替特内特担任中情局局长一职的波特·戈斯,为了理顺本机构已经焦头烂额,自然无法再承担新的职位。于是,布什的助手前去接触罗伯特·盖茨,盖茨曾在老布什时期担任中情局局长,现任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但盖茨也拒绝了。物色人选的事,只好拖到来年。

这一年年底,布什还要处理第一任期内留下的最后一项紧迫任务。12月30日,美国司法部通过一项新的备忘录,规定了恐怖分子审讯过程的最新法律流程,以取代之前主要由约翰·尤起草,后来又被杰克·戈德史密斯摒弃的方案。新备忘录限制性更强,但仍给审讯人员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且,备忘录中的一个脚注写明,按照之前旧方案所行之事依然合法。此举可以说是切尼和戴维·阿丁顿悄无声息的胜利。的确,约翰·尤后来指出:“两份备忘录只是做不做表面文章的区别。真正审讯时,一切照旧。”



布什的演讲：做好你最擅长的事

新年伊始，布什开始思考新任期内的各项事务。一天，丹·巴特利特和尼科尔·德夫尼什发现总统独自待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窗外，若有所思。布什希望尽快让那些远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回家，他知道公众已经厌倦了战争，他自己又何尝不是。

布什曾在第二次就职典礼演说中，让他的演讲稿主笔迈克尔·格尔森突出“自由”二字，现在他想用这一角度重新为自己的第二届政府定位。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翻阅之前在得州当游骑兵时结交的好友汤姆·伯恩斯坦送给自己的书时，上述想法更加坚定了。布什手上捧的这本书是由纳坦·夏兰斯基所著的《论民主》(*The Case for Democracy*)。夏兰斯基是犹太人，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以色列政治家，也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最爱。他的书引起了布什的广泛共鸣。布什甚至邀请夏兰斯基到白宫做客。在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对夏兰斯基说，书中有个隐喻令他印象深刻。夏兰斯基在《论民主》中将专制政府比做一个士兵，总是拿枪不放，一直指着囚犯。最终，士兵的胳膊累了，囚犯逃脱了。布什对书中所传递信息的透彻理解令夏兰斯基万分惊讶。“他不仅读了这本书，还对其感悟深刻，”夏兰斯基回忆时说。布什后来在会见部分犹太拉比时这样形容：“这本书道出了我所信仰的东西。”

紧接着几个星期后，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更令布什备受鼓舞。前苏联加盟国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民众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选举不应被扼杀在襁褓中，要求终止僵化的政权。示威人群穿戴橙色围巾、衣服和帽子，试图模仿另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群众起义时的做法。一年前，格鲁吉亚选举受挫，民众爆发起义，成功推翻了政府当局，这场起义被称为玫瑰革命。而乌克兰爆发的起义被称为橙色革命，它对白宫产生了很大影响。不难发现，这两次起义中，革命者都是受到亲西势力的怂恿，以对抗来自莫斯科的恫吓。很多人甚至认为，华盛顿才是幕后主谋。

演讲稿的写作过程因格尔森突发心脏病而中断。现年40岁的格尔森于12月中旬突发轻微心脏病，随后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白宫御用医生理查德·塔布让医院用“约翰·亚历山大”的化名为格尔森登记，以掩人耳目。医生为格尔森植入两个支架，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没过多久，布什就打电话前来慰问。“我打电话不是要问就职演说的写作进展，”布什温和地说，“我主要想问问，为我的就职演说呕心沥血的那个家伙身体怎么样了。”

格尔森康复得很快，出院后他马上与另一位总统演讲稿撰写人约翰·麦康奈尔通力合作，拟定了演讲稿的主要架构。他们多方收集保守派智库的想法。耶鲁大学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提交的一份3页长的备忘录，给他们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布什总统任期中，有哪个时刻可以让他好好想想，以便大展拳脚的，应该就是此时了。”加迪斯写道，与布什的看法不谋而合，“总统已经赢得了选举团强有力的支持，他不再需要为讨好谁而忧心忡忡。他现在有着前所未有的丰富政治资本，等第二任期正式开始，资本只会逐渐缩水。”加迪斯认为，整个20世纪，能清晰阐明美国宏伟国际战略的3份总统声明分别是：

1.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会演说中提出的“为了世界安全和民主，应该寻求对德国宣战”；
2.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讲，主张言论自由的普世性，强调每个人有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指出人人有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的自由；
3. 罗纳德·里根在伦敦发表的演讲，宣称共产主义将会结束，彻底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

加迪斯说，现在是时候让布什“像威尔逊、罗斯福和里根那样思考了”。于是，他建议总统设置以下目标：“美国应秉持这样的信念，即美国将始终与联合国及其他国家一道，为全世界的民主事业而奋斗，以确保到2030年为止，也就是距当下25年后，世界上将再也没有暴君。”

布什团队邀请加迪斯等人加入白宫的讨论，拟定将于2005年1月10日定稿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主题。除了格尔森外，讨论者还包括卡尔·罗夫——他现在的头衔是白宫副幕僚长，刚晋升为白宫顾问的丹·巴特利特，以及战略倡议办公室主任彼得·魏纳。而邀请的外援除了加迪斯，还有一些保守主义学者和作家，如维克多·戴维斯·汉森、查尔斯·克劳塞默、福阿德·阿贾和埃利奥特·科恩。



谈话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途暂停时，加迪斯插话提出了自己备忘录中的方案：“嗯，我想应该有个大胆的想法，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呼吁结束暴政。”

一时间无人响应，加迪斯以为大家全都反对这个意见。克劳塞默认为这个想法“纯属乌托邦”；科恩认为这只是个“噱头”，既然反对，为什么不干脆废除它；但格尔森很喜欢这个主意，将它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布什曾谈过自由和民主，但从没用这么鲜明的字眼提出过问题的核心。在加迪斯看来，与传播民主相比，结束暴政这个理念更能赢得广泛拥护和爱戴，因为传播民主似乎蕴含着某种教育意味。“没有人喜欢暴君，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民主。”他事后说道。

格尔森倒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当他坐下来与麦康奈尔起草演讲稿时，心里已经有了完整的架构，加上强大的理论支撑——将夏兰斯基的促进民主理念，与加迪斯提出的结束暴政目标有机融合，当然，二者都没有设定明确期限。麦康奈尔认为演讲提纲真的很棒，两位写手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就把内容补充完整。“恐怖主义”、“伊拉克”等字眼消失不见，布什不愿在讲话中直接提及“9·11”。相反，总统建议用“星星之火”这个暗喻。凯伦·休斯担心，“星星之火”这个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可以燎原”，但其他成员喜欢这个词，所以它被保留了下来。演讲稿完成时，大家都很开心。“这篇演讲可媲美约翰·肯尼迪的水准，”麦康奈尔心想，“字字珠玑。”

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措辞通常会招致国务院那些职业外交官的反对，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小心翼翼地观察总统的声明会引起外国政府何种反应。“所以你不能把演讲稿给他们看。”巴特利特说。

讲话稿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甚至连布什的许多高级顾问都对之一无所知。就职演说前一两天，科林·鲍威尔才看到终稿，他认为“讲话太过凸显民主”，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实际上在这件事上，他和拉姆斯菲尔德罕见地站在了同一边。拉姆斯菲尔德建议布什专注于“自由”而非“民主”，因为就连美国也是经过了近两个世纪才真正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我担心谈论民主，或把我们的民主强加给别人，效果会适得其反。”他说。

康多莉扎·赖斯对此也持保留意见。她不停地思考这从操作层面上意味着什么。你要如何实现？真正实行起来会发生什么？